

Gone with The Wind

〔美〕 米切尔

飘

GONE WITH THE
WIND





〔美〕米切尔

飘

(上)

刘晓江、郭佳华 译



译序

《飘》是美国著名小说家 M·米切尔的成名之作。《飘》是一部取材于美国南北战争后重建的小说,书名直译应为“随风飘逝”(见本书二十四章),它是出自书中女主人公思嘉·奥哈拉之口,大意是说那场战争像飓风一般卷走了她的“整个世界”,她家的农场也“随风飘逝”了。思嘉以这一短语抒发了南方农场主的思想感情,作者用来作为书名,也表明了她对南北战争的观点,这与本书内容是完全一致的。

美国南北战争(1861——1865),实质上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斗争,即马克思所说的“奴隶制度与自由劳动制度的斗争。”奴隶制是美国南部农业社会的基础,是资本主义的赘瘤。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废奴运动在北方蓬勃兴起,到五十年代南北分裂的趋势日益显著。一八六〇年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南部蓄奴州相继脱离联邦,于翌年二月成立独立的政府,简称南部联盟;四月十二日联盟军炮击萨姆特要塞,南北战争爆发。由于这一场战争,是实行脱离政策的南部联盟发动的,故在美国历史上称为“脱离战争”。林肯一直同情黑人,反对奴隶制,但就任总统后采取了严格遵守宪法和维护联邦统一的立场,曾在一封公开信中说:“我在这场斗争中的最高目标是拯救联邦,而不是拯救或摧毁奴隶制。”不过,在战争进程中他断定,要想赢得军事胜利就必须解放黑人奴隶,于是形势逼迫下于一八六二年九月发表了解放宣言,从而加速了胜利的到来。战争结束不久,林肯遇刺身亡,安·约翰逊继任总统。约翰逊原是南部民主党人,并拥有奴隶,因此对南部抱有同情态度。他开始执行的重建的计划中没有给南部非洲的黑人以选举权,而重新组成的南部政府都推行《黑人法典》,将黑人贬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那时黑人农民的起义遭到残酷镇压,由南部联盟退伍军人组成三 K 党也大肆活动,成为南部白人秘密抵抗“重建”的工具。

本书写的就是这场战争背景下,思嘉·奥哈拉为主人公,以战前的婚恋,思嘉非常爱艾希礼,一心想嫁给他,殊不知,艾希礼却和他的表妹媚兰订婚了,这时失恋的思嘉·奥哈拉一怒之下嫁给了她本来就不爱的查尔斯·汉密顿,在结婚一个星期,查尔斯就上了南北战场,还未开始战争,查尔斯在行军途中病逝了,思嘉就成了遗孀,去了亚特兰大,思嘉是位性格不一般的妇女,她不喜欢孤独,在亚特兰大开始了救护伤员,此时有一位曾在艾希礼与媚兰订婚时认识的一位奸商瑞德走入了思嘉的生活,这位发战争财的瑞德先生,一直深深地爱着思嘉,但思嘉一直看不起他,战争逐渐严重,亚特兰大的人全城逃走,思嘉在媚兰即将生产之时,为了守护她,是最后在瑞德的帮助下逃出亚特兰大,回到家乡,但家乡已被战火洗劫,又投奔亲属,战争结束了,思嘉又嫁了一次人后离婚再嫁瑞

德,在她与瑞德感情发生了裂变之际,媚兰去世了,思嘉才明白自己误爱了一生,其实艾希礼对她只是位梦中情人,现在已不爱他了反而爱的是瑞德,这时,瑞德因爱女的去世,精神濒临崩溃,思嘉想挽回这个局面,瑞德一直要离婚,思嘉准备回家,想的是回来后就会有希望挽回这个失败的婚姻。

然而这部小说一九三六年问世后立即风靡全国,六个月内共销售一百万册,日销售额最高达五万。一九三七年获普策利奖,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乱世佳人》一九四〇年首演,一九四六年获奥斯卡大奖,曾创造连续二十多年获巨额利润的纪录,至今犹在世界影坛上享有盛誉。

目 录

译 序	(1)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6)
第 三 章	(30)
第 四 章	(47)
第 五 章	(57)
第 六 章	(72)
第 七 章	(101)
第 八 章	(109)
第 九 章	(124)
第 十 章	(153)
第 十 一 章	(163)
第 十 二 章	(169)
第 十 三 章	(184)
第 十 四 章	(197)
第 十 五 章	(207)
第 十 六 章	(218)
第 十 七 章	(226)
第 十 八 章	(244)
第 十 九 章	(256)
第 二 十 章	(268)
第 二 十 一 章	(275)
第 二 十 二 章	(287)
第 二 十 三 章	(293)
第 二 十 四 章	(308)
第 二 十 五 章	(332)
第 二 十 六 章	(343)
第 二 十 七 章	(360)
第 二 十 八 章	(370)
第 二 十 九 章	(383)
第 三 十 章	(394)

第三十一章	(407)
第三十二章	(421)
第三十三章	(433)
第三十四章	(445)
第三十五章	(462)
第三十六章	(481)
第三十七章	(506)
第三十八章	(519)
第三十九章	(541)
第四十章	(554)
第四十一章	(568)
第四十二章	(587)
第四十三章	(599)
第四十四章	(611)
第四十五章	(621)
第四十六章	(638)
第四十七章	(645)
第四十八章	(665)
第四十九章	(675)
第五十章	(691)
第五十一章	(700)
第五十二章	(705)
第五十三章	(719)
第五十四章	(733)
第五十五章	(744)
第五十六章	(751)
第五十七章	(761)
第五十八章	(771)
第五十九章	(776)
第六十章	(786)
第六十一章	(791)
第六十二章	(802)
第六十三章	(807)

第一章

思嘉·奥哈拉长得并不美丽。但非常有魅力。男人们一旦像塔尔顿家那对双胞胎兄弟被她的魅力所迷住时，往往看不到这一点了。她脸上混合着两种特征，一种是她母亲的优雅，另一种是她父亲的粗野，前者属于法国血统的海滨贵族，后者来自肤色深深的爱尔兰人，所以遗传给她的质地，难免不调和了。不过这张脸，连同那尖尖的下巴和四四方方的牙床骨，是非常引人注意的。她那对淡绿色的眼睛纯洁得不杂一丝褐色，配上浓密乌黑的睫毛和稍稍翘起的眼角，显得别有风韵。上面是两撇墨墨的浓眉斜竖在那里，给她木兰花一般白皙的皮肤划了一条特别惹眼的斜线。这样白皙的皮肤是南方妇女比较喜欢，她们经常用帽子、面纱和手套把皮肤小心保护起来，不让佐治亚炎热的太阳晒黑。

1861年4月一个晴朗的下午，思嘉和塔尔顿家的双胞胎兄弟斯图尔特与布伦特坐在她父亲的塔拉农场走廊里的阴凉处。她那标致的模样儿宛如画中人。她上身穿一件新做的绿花布衣裳，长长的裙子在裙箍上波翻浪涌般地舒展着，正配上她父亲刚从亚特兰大给她买来的绿色山羊皮便鞋，显得十分合体。她的腰围不超过十七英寸，是周围三个县里最细波折了，而这身衣裳更把腰肢衬托得恰到好处，再加上里面那件紧身衣裳，她虽然只有十六岁但已成熟了的乳房便十分丰满。不过，尽管她散开的长裙显得那么端庄，发髻梳在后面的发型显得那么娴雅，那双搁在膝头上的雪白的小手显得多么安静，但她的真正本性是掩藏不住的。那双绿色的眼睛虽然嵌在一张故作娇媚的脸上，却仍然是骚动的，任性的，生气勃勃的，和她的装束仪表截然不同。她的举止是由她母亲的谆谆教导和嬷嬷的严厉管教勉强养成的。但她那双眼睛属于她自己。

在她两边，双胞胎兄弟一边一个懒懒地斜靠在椅子上，斜着眼从新装的窗玻璃洒过来的阳光谈笑着，两双穿着高统靴和因常常骑马而鼓胀的长腿随便地架在那里。他们今年十九岁，身高七英尺二英寸，骨骼高大，肌肉结实，晒得黑黑的脸庞，深褐色的头发，眼睛中闪着快乐而自负的神色。他们穿着一样的蓝上衣和介菜色马裤，长相也像两个棉桃一样。

外边傍晚的阳光斜射到场地上，映照在山茱萸一簇簇的白色花朵在新绿的背景中显得分外发亮。双胞胎兄弟骑来的马就拴在车道上，那是两匹高头大马，毛色红得和主人的头发一样；马腿旁边有一帮一直跟随着主人的精瘦而不安的猎犬在吵吵嚷嚷。稍微远一些的地方躺着一条黑花斑的随车大狗，

那是贵族人家所特有的，它把鼻子贴在爪子上，耐着性地等待着主人回家去吃晚饭。

在猎犬、马和两个双胞胎兄弟之间，有着一层亲属似的关系。他们都是健康而无忧无虑的幼仔。也同样油光溜滑、优雅、兴致勃勃；两个小伙子和他们所骑的马一样神奇，带有危险性，不过同时对于那些懂得怎样驾驭他们的人又是性情温柔可爱。

坐在走廊里的三个青年人，他们都生在殷实舒服的庄园主家庭，生就有仆人悉心服侍着，可他们的脸显得既不庸懒也不娇嫩。他们像一辈子生长在野外、很少在书本上费力的乡巴佬一样，显得结实而又生机勃勃。在佐治亚北面的克莱顿县，生活还停留在新开拓的时期，与奥古斯塔、萨凡纳与查尔斯顿比较起来还有一些粗犷风气。南部那些开化得较早的严肃居民瞧不起内地佐治亚人，可是在北部佐治亚这儿，人们并不以不会读看为耻，只要精通几件重要的事情就行了。比如说种出好棉花，骑马骑得快，打枪打得准，跳舞跳得轻快，善于体面地追女人，喝酒时要喝得不至于坍台，就是他们心目中的重要事情。

这对双胞胎兄弟在这些方面样样精通，他们对于学习书本里的东西的笨拙无能也同样是出众的。他们家比全县其他人家拥有钱多、马多和奴隶多，可是两个小伙子和他们的大多数穷邻居比起来，胸中的文墨还不如他们多呢？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斯图尔特与布伦特如今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聊天玩儿，打发这四月黄昏的好时光。他们刚刚被佐治亚大学开除，而这是过去两年中把他们开除的第四所大学了。于是他们的两个兄长汤姆和博伊德，也同他们一样回到了家里，因为这所学校既然不欢迎那对双胞胎兄弟，两位做兄长的也就不愿意在那里待下去了。斯图尔特与布伦特把他们最近一次的开除当做一个有趣的玩笑；而思嘉呢，她自从去年离开费耶特维尔女子学校以后就一直懒得去动书本，所以也像他们那样觉得这是非常可笑的事。

“我清楚你们俩不在乎被学校开除，汤姆也是这样，”她说。“可是博伊德怎么样？他可有点一心想念些书的人；而你们俩接连把他从弗吉尼大学、亚拉巴马大学、南卡罗来纳大学给拖了出来，如今又从佐治业大学拖回来了。这样下去，他永远也毕不了业了！”

“噢，他可以到费耶特维尔那边的帕马利法官事务所去学法律嘛，”布伦特满不在乎地说。“并且，这没什么大不了。反正我们在学期结束之前就要回家的。”

“为什么？”

“傻瓜，打仗嘛！这场仗随时可能打起来，难道你以为打仗开始之后我们谁还会留在大学里不成，你说？”

“你清楚地知道不会有什么仗可打的，”思嘉生气地说。“那只是口里说说

罢了。就在上个礼拜，艾希礼·威尔克斯和他父亲还对我爸说，咱们派驻华盛顿的大使将要和林肯先生达成——达成一个关于南部联盟的和平协议呢。况且不管如何，北方佬害怕我们，不敢动手打的。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仗打，说它干什么，我都听烦了。”

“不会有什么仗可打！”双胞胎兄弟愤愤地喊起来，好像他们上当了一样。

“怎么，宝贝儿，仗可真的要打起来的啊！”斯图尔特说。“北方佬有可能害怕咱们，可是自从前天波尔格将军把他们赶出萨姆特要塞之后，他们就不可以，要不就会作为胆小鬼在全世界面前丢人。什么，南部联邦——”

听到这里，思嘉嘟起嘴来，显得非常不耐烦的样子。

“只要你再说一声‘打仗’，我就进屋去，把门关上了。我这生还从来没有像对‘战争’这么一个词这样感到讨厌的，除非那个词意味着‘脱离联盟’。爸爸从早到晚谈打仗，来看他的那些人也叫喊着谈论什么萨姆特要塞、州权、亚伯·林肯，讨厌得我真的要大喊大叫！并且所有的男孩子也都在说这些，还有他们的宝贝骑兵连。今年春天，任何晚会上也没有听到过什么高兴的事情，因为所有的男孩子再也不谈别的了。我最幸福的是佐治亚要等到过了圣诞节之后再谈脱离联盟，要不然会把圣诞晚会也糟蹋了。要是你再说‘打仗’我立刻就回房间去了。”

她说到做到，因为她一向就容不得那种不以她为中心的谈话。不过，她说这话时仍带微笑，有意加深脸上的酒窝，同时把两圈又硬又黑的睫毛像蝴蝶翅膀似地迅速眨个不停。小伙子们被她迷住了，这正中她的下怀，于是他们急忙向她道歉，说不该让她扫兴。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她对战争不感兴趣而丝毫轻视她。真的，他们反而更看重她了。打仗原本是男人的事，和女人无关，因此他们便把她的态度看成是富于女性的见证了。

她把从战争这个讨厌话题离开以后，她便兴冲冲地回到他们眼前的这个话题。

“你们的妈妈对于你俩再一次被开除的事怎么看待的呀？”

哥俩显得有些不自在了，想起三个月前他们从弗吉尼亚大学被请回家时母亲的管教方式。

“噢，她还没来得及说呢，”斯图尔特答道。“今天一大早她还没起床，汤姆与我俩便出门了。汤姆半道上去方丹家了，我们便直接到这儿来了。”

“昨天晚上你们回家时她什么话也没说吗？”

“昨晚我们可走运了。正好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上个月母亲在肯塔基买下的那匹雄马给送来了，家里非常热闹。原来那头畜生——它长得可真威武，思嘉，你肯定得告诉你爸，叫他赶快去看看——那畜生在一路上已经把马夫咬了两大口，而且踏坏了我妈派去的两个黑小子，他们是在琼斯博罗遇上的。并且，就在我们快要到家的时候，差点儿它把我们家的马棚给踢倒了，还捎

带把妈的那匹老雄马草莓也踢了个半死。我们进门时，妈正在马棚里拿着一口袋糖喂它，让它逐渐地安静下来，还真起作用了。黑奴们躲得很远，瞪着眼睛简直给吓坏了，可妈还在跟那畜生说话，好像和它是一家人。它正在吃她手里的食物呢。世界上谁也比不上我妈那样会弄马。那时她瞧见了我们，便说：“天哪，你们四个又回来有什么事呀？你们简直比埃及的瘟疫还害人！”这时那匹雄马开始喷鼻子直立起来，她赶紧说：“从这里走开吧，难道你们没发现这个大宝贝在生气了吗？等明天早晨我端来招呼你们四个！”这样，我们便上床睡觉了。今天清明，趁她未起床来抓住我们，我们便溜了出来，只剩下博伊德一个人去和她周旋。”

“你们看她会揍博伊德吗？”原来思嘉明白，瘦小的塔尔顿太太对她那几个已长大成人的儿子还是很粗野，认为必要的时候她还会用马鞭子打他们的脊背；对于这种情况，思嘉与县里的别人都有些不大习惯。

比起阿特里斯·塔尔顿她是个忙人，她手里不光有一大片棉花地，一百个黑奴和八个孩子，并且还有个在州里数一数二的养马场。她性情火爆，经常就为四个儿子经常吵架而大发雷霆。她一方面不让任何人打她的一匹马或一个黑奴，另一方面却认为偶尔抽打她的孩子们，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害处。

“她肯定不会打博伊德。她从来没有打过他，这不光因为他年龄最大，还因为他是个小矮子，”斯图尔特这样说，对自己那七、五尺的个头儿自鸣得意。“所以我们才把他留在家里去向妈交代一切。老天爷明白，妈应该不再打我们了！我们都十九岁了，汤姆二十一岁了，可她还把我们当六岁娃娃看待呢。”

“你母亲明天要参加威尔克斯家的盛宴，她会骑那匹新买来的马去吗？”

“她要骑的，不过爸说骑那匹太危险了。并且，不管怎样，姐妹们不会让她骑。她们说，要让她最次也像个贵妇人那样乘坐马车去参加宴会。”

我希望天不要下雨，”思嘉说。“这几天差不多天天下雨，都快一礼拜了。要是把野宴改成在家里野餐，那就是非常扫兴了。”

“噢，明儿准晴，还会像六月天那样炎热，”斯图尔特说。“看看那落日。我还从没见过比这更红的太阳呢。凭落日来看天气，一般是不会错的。”

他们都朝远方看去，越过奥哈拉家一望无际的刚刚翻耕的棉花地，一直望到红色的地平线上。如今太阳在弗林特河对岸的群山后面一片血红的波动物正向山背后落了下去，四月白天的温热也逐渐消退，隐约透出一丝的凉意。

那年春天提来临了。随着来的是几场温暖的急雨，这时粉红的桃花突然纷纷开放，山茱萸也以雪白的繁花将幽暗的河边湿地和远处的山岗装扮起来。春耕就快要结束，落日如血的霞光把佐治亚红土地上新开的犁沟映照得更红了。饥饿而湿润的土壤等待着人们把它翻开并撒上棉种，它在犁沟的沙顶上显出是淡红色的，而在沟道两旁阴影遮掩的地方则出现出朱红、猩红和

栗色来。农场那座刷白了的砖房像座落在茫茫红海中的一个岛屿，那是一片由旋卷迂回的月牙形巨浪组成的大海，可是当那些带粉红尖顶的水波劈碎为波涛时，它马上僵化了。因为这里没有像佐治亚中部的黄土地或海滨种植场肥沃的黑土地那样的又长又直的犁沟。北佐治亚连绵不断的山麓地带被犁成了无数又弯又曲的垅沟，让肥沃的土壤不致被冲洗到河床里去。

这是一片原始的红土地，雨后更红得像鲜血一样干旱时便成了遍地的红砖粉，所以也是世界上最好种棉地。这里有白色的房屋，安逸的耕地，缓慢流过的黄泥河水，但同时也是一个由阳光灿烂和阴翳深浓形成强烈对比的地方。尚待种植的垦地与绵延数英里的棉花田微笑着裸露在平静怡和的太阳之下。在这些田地的边缘上耸立着一片原始森林，它们即使在最温暖的中午也是幽暗而清凉的，并且显得有些神秘，有点不怎么和霭，其中那些飕飕作响的松树好像怀着老年人的耐心在等待着，好像以轻轻的叹息声在发出威胁：‘小心呀！小心呀！你们原本是我们的。我们可以把你们要回来。’

坐在走廊里的这三个年轻人耳边听到得得的马蹄声，马具链环的丁当声和黑奴们刺耳的嬉笑声，这是那些干农活的人手和骡马从田地里回来了。此时从屋子里飘来思嘉的妈妈爱伦·奥哈拉和霭的声音，她在招呼替她提着钥匙篮子的黑女奴，后者用尖脆的声调答道：“是，太太，”于是便传来从后面过道里走向薰腊室脚步声，爱伦要到那儿去给回家的黑人分配食物。接着便听到瓷器当当和银餐具丁丁的响声，这时管家波克已经在摆桌子开晚饭了。

传来这些最后的声响，那对双胞胎兄弟才清楚他们该动身回家了。可是他们不想回去见妈妈的面，便在塔拉农场的走廊里徘徊留连，时刻盼望着思嘉邀请他们留下来吃晚饭。

“我说，思嘉，谈谈明儿的事吧，”布伦特开腔了。“不能因为我们不在，不知道野宴和舞会的事，就凭这一点不让咱们明儿晚上多多地跳些舞。你没有答应他们人家吧，是不是？”

“噢，我答应了！我怎么知道你们兄弟会回来呢？我哪能冒险给人家凉在一边呢，等着专门伺候你们两位呀？”

“你在等着？”两个兄弟俩个放声大笑。

“我说，宝贝，你得跟我跳第一个华尔兹，最后跟斯图跳最后一个，然后跟我们一起吃夜宵。我们要像上次舞会那样坐在楼梯平台上，让金西嬷嬷再来给我们算一下命。”

“我可喜欢听金西嬷嬷算命。你们都知道，她说过我会嫁给一个头发乌黑、留着长胡子的男人，而我不喜欢黑头发男人的。”

“那么，宝贝儿，你是喜欢红头发的啦，是否？”布伦特傻笑着说。“好啦，快说吧，答应跟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跟我们一起吃晚饭。”

“要是你肯同意，我们就告诉你一个秘密，”斯图尔特说。

“什么？”思嘉叫着，一听到“秘密”这两个字便像个孩子似的活泼起来。

“斯图，是不是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听到的那个秘密？假如是，那你是清楚，我们答应过不讲给别人的。”

“嗯，那是皮蒂小姐讲给我们的。”

“哪位小姐？”

“你知道，就是艾希礼·威尔克斯的表姐她住在亚特兰大。皮蒂帕特·汉密尔顿小姐，查尔斯和媚兰的姑妈。”

“这我知道，一个蠢老太婆，我一辈子也没见过比她更蠢的了。”

“对了，昨天我们在亚特兰大等着乘火车回家时，她的马车刚好从车站路过，她站下来跟我们说话，告诉我们明天晚上在威尔克斯家的舞会上要说一门亲事。”

“哦，我也听说过，”思嘉失望地说，“她的那蠢侄儿查理·汉密尔顿和霍妮·威尔克斯。这几年大家在说他们快要结婚了，虽然他本人对这件事好像有点不在意。”

“你认为他蠢吗？”布伦特问。“去年圣诞节你可让他在你身边转了个够呢。”

“我无法不让他转，因为他要围着我转呀，”思嘉一点都没在意地耸了耸肩说。“我感得他这个人有点女人腔了。”

“不过，明晚要公布的并不是他的婚事，”斯图尔特得意洋洋地说。“那是艾希礼与查理的妹妹媚兰小姐订婚！”

思嘉的脸色没有变，可是嘴唇发白了。像一个冷不防挨了一闷棍的人，一阵吃惊。在震动的最初几秒钟她还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她看见斯图尔特时的脸色还那么样，斯图尔特毫无分析头脑的人还以为她仅仅感到意外和很有趣呢。

“皮蒂小姐告诉我们，他们本来准备到明年才公布订婚，因为媚兰小姐近来身体不算太好；可是周围到处在谈论打仗，两家人都觉得不如赶快成婚的好。所以决定明天晚上在宴会上公布。你瞧，思嘉，我们把消息告诉你了，你也同意和我们一道吃晚饭呀。”

“当然，我会的，”思嘉无意识地说。

“还答应陪我们跳所有的华尔兹吗？”

“所有的。”

“你真好！我敢打赌，别的小伙子们准要气疯了。”

“让他们气疯好了，”布伦特说。“我们俩能应付他们的。看着吧，思嘉。明天早上的野宴也跟我们坐在一起好吗？”

“什么？”

斯图尔特将请求又说了一遍。

“当然”。

兄弟俩心里美滋滋的互相望着，可也有些奇怪。虽然他们把自己看作思嘉所允许的追求者，可是从前他们还从没这么轻易得到过这一允许的表现。她平时只让他们乞求、倾诉，敷衍他们，不肯说声好，他们发怒时便报以笑颜。而现在她实际上已经把明天全部的活动都许给了他们——答应野宴时跟他们坐在一起，跟他们跳所有的华尔兹（而且他们决定要让每一个舞都是华尔兹！），而且一起吃晚餐。就凭这些，让大学开除也值得了。

他们得意了。带来了满腹新的热情，愈加磨蹭不肯走。尽在谈明天的野宴、舞会和艾希礼·威尔克斯与汉·媚兰，彼此争着说话，开着玩笑，嘻嘻哈哈一通，还露骨地暗示要人家留他们吃晚饭。这样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意识思嘉已没有什么要说的，这时气氛有不对劲。怎么变的呢，哥儿俩并不知道，只觉得那番高兴的光景已经不见了。思嘉似乎并不怎么注意他们在说些什么，虽然思嘉的一些回答也还得体。他们发现到某种难以理解的事，为此感到莫名其妙，最后又赖着待了一会儿才看看手表，勉强站起身来。

在对面新翻过的田地那边，太阳已经西沉，河对岸高高的树林已经在幽暗的轮廓中影影绰绰。家燕在场地上轻快地掠过，小鸡、小鸭子和火鸡有的摇摇晃晃，有的昂首挺步，有的左右看着，都纷纷从田地里往家来了。

斯图尔特吼了一声：“詹姆斯！过一会儿一个跟他们年龄相仿的高个儿黑孩子气喘吁吁地从房子拐角跑出来，朝两匹拴着的马走去。詹姆斯是贴身佣人，像那些狗似的到哪里都伴随着他们。他曾是他们小时候的伙伴，到他们十岁生日那一天便归他们使唤。塔尔顿家的猎犬一见他们便从红灰土中跳起来，站在那里等候主子们来到。兄弟俩人躬身同思嘉握手告别，告诉她明天早上他们将赶到威尔克斯家去等她。然后他们敏捷走下人行道，骑上马，由詹姆斯跟随着一溜烟跑上柏树夹道，一面回过头来，挥着帽子朝思嘉高声喊叫。

他们绕过尘土飞扬的大路上拐弯处，看不见塔拉农场以后，布伦特站住了马，在一丛山茱萸下。斯图尔特跟着站下来，黑小子也快跑几步跟上了他们。马觉得缰绳松了，便伸长脖子去吃柔嫩的青草，猎犬们也耐心地重新在灰土中趴下，痛心地仰望着在苍茫的暮色中盘旋的燕子。布伦特那张老实的宽脸上显出困惑而略带温怒的神情。

“听我说，”他说，“你不觉得她似乎要请我们留下吃饭吗？”

“我本来想她会的，”斯图尔特答道。“我焦急等着她说出来，可是她竟没有开口。你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搞不明白。不过依我看，她是应当留我们的。这毕竟是我们回家后的第一天，她跟我们又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何况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没跟她说明呢。”

“依我看，我们刚来时她好像非常高兴见到我们。”

“我本来也这样认为的。”

“可后来，大约半个小时以前吧，她就不怎么开口了，似乎有点头痛。”

“我发现这点了，可我当时没注意。你想她是哪儿不满意了呢？”

“我不清楚。你认为我们说了什么使她生气的话吗？”

他们两人考虑了一会儿。

“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并且，思嘉一不高兴，谁都看得出来。她可从不像有的女孩子那样生闷气。

“是，这就是我喜欢她的地方。她生气时可不是那么冷冰冰的，按捺着性子绕来绕去——她会清楚地告诉你。不过，肯定是我们讲了或做了什么事，让她默默无语，并装出不舒服的样子。我敢担保，我们初到时她是非常高兴而且还有意要留我们吃晚饭的。”

“你不感得那是因为我们学校开除了吗？”

“见鬼，那才不是呢？别那么笨了。我们告诉她这件事时，她还非常高兴呢。再说了，思嘉对于读书的事和我们也差不多呀。”

布伦特在马鞍上回过头去叫那个黑人马夫：“詹姆斯！”

“唔？”

“你听见我们跟思嘉小姐说什么了吗？”

“没有呀，布伦特少爷！怎么怀疑我偷听白人老爷的话呢？”

“偷着听，我的主！你们这些小黑鬼什么事都清楚。哼，你骗人，我亲眼看见你悄悄绕过走廊的拐角，蹲在墙角茉莉花底下呢。好，你听见我们说什么让思嘉小姐不高兴——或者让她伤心的话了吗？”

他这么一说，詹姆斯才不再装不曾偷听的主意，皱着黑眉头思考起来。

“没啥，我没听见您讲啥惹她不高兴的话。我看她挺高兴见到你们，很惦记你们，还唧唧喳喳像只小鸟儿乐个不停呢。后来你们谈起艾希礼先生与媚兰小姐结亲的事，她才闭口不语的，像只小鸟儿看见老鹰打头上掠过一般。”

兄弟俩面面相觑，同时点了点头，不过，还是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詹姆斯说得对，可我不理解那究竟是啥，”斯图尔特说。“我的主！艾希礼对于她又算得了什么，只不过是朋友罢了。她又没爱上他。她爱的是我们。”

布伦特表示同意点点头。

“但，你想过没有，”他说，“或许艾希礼告诉她他明天晚上要宣布那件事，而她感得不先跟老朋友说便和所有别的人都说了，因此恼怒了呢？少女们老是很看重首先听到这种事情的。”

“噢，可能。可就算没有告诉她是明天又怎么啦？这种事本来是要保密，让人惊喜的嘛，一个男人就没有权利对自己订婚的打算秘而不说吗？要不是

媚兰小姐的姑妈透露出来，我们也不会知道呀。并且思嘉肯定早已知道他总是要娶媚兰的。你想，我们知道也有好些年了。威尔克斯家与汉密尔顿家向来是中表联姻。谁都明白他总有一天要娶她的，就像霍妮·威尔克斯总要和媚兰小姐的兄弟查尔斯结婚一样。”

“好了，我不想谈这事情了。只是，我对于她不请我们吃晚饭还是感到遗憾。真的，我不想回家听母亲对我们被学校开除的事痛骂一顿。这可不是头一回了。”

“说不准博伊德已经把她的火气平息下来了。你知道那个小淘气鬼是多么口齿伶俐。每次他都能把她说得心平气和的。”

“对呀，他能办到，不过那要花博伊德许多时间。他要兜着圈子去磨嘴，一直到妈给得实在不明白，甘心让步，才叫他省下点嗓子去干律师的事。可这会，他恐怕还没来得及准备好开场呢。你看，我敢跟你打赌，妈肯定还在为那匹新来的马感到兴奋呢，说不准要到坐下来吃晚餐和见到博伊德的时候才会想起我们又回家了。只要晚餐不吃完，她的火气就会愈来愈旺的。因此要到十点钟左右博伊德才有时间去告诉她，既然咱们校长采取了这样对我们的训斥，我们中间谁要是还留在学校也就太不好看了。而要他把她扭过来转而对校长大发怒火，责问博伊德干什么不开枪把他打死，这就非到半夜不行。所以，我们要半夜过后才能回家。”

兄弟俩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说什么好。他们对于火性的野马，对于行凶打架，以及邻里的矛盾，一点都不害怕的，惟独那位红头发母亲的痛骂和经常抽打在他们屁股上的马鞭，才叫他们感到胆战心惊。

“那么，就这样吧，”布伦特说。“我上威尔克斯家去。艾希礼与姑娘们会很高兴让我们在那里吃晚饭的。”

斯图尔特看上去有点不安。

“不，不能到那里去。他们肯定在忙着准备明天的野宴呢，再说——”

“噢，我倒忘了，”布伦特匆忙解释说。“对，我们不能去。”

他们对自己的马命令了两声，然后沉默地骑着向前走了一会，这时斯图尔特棕色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直到去年夏天为止，斯图尔特曾经在双方家里和全县人的赞同下追求过英迪亚·威尔克斯。县里的人觉得大概那位冷静含蓄的英迪亚会对他起一种安全作用。不管怎样，他们热切地希望这样。斯图尔特本来是适合的，但布伦特不满意。布伦特也爱英迪亚，可是觉得她太丑太柔顺，他自己简直无法对她产生火花，因此在这点上就无法和斯图尔特作伴了。这是兄弟俩头一次在兴趣上发生分歧，并且布伦特对于他兄弟居然会看上一个他认为丝毫也不出众的姑娘，觉得很愤怒。

后来，去年夏天在琼斯博罗橡树林中的一个政治讲演会上，他们两人突然看见了思嘉。他们多年前就认识她了。而且从童年时代起，她就是一个让

人喜欢的伙伴，因为她会骑马，会爬树，好像比男孩子一点都不差。可现在他们惊奇地发现她已经是妙龄少女了，并且应该说是天下最娇媚的少女了。

他们第一次发现到她那双绿眼睛是多么灵活，她笑起来两个酒窝有多么漂亮，她的手和脚多么轻灵，而那腰肢又多么纤细呀！他们对她的巧妙赞扬让她发出银铃一般的欢笑。同时，一想到她已把他们当做一对了不起的小伙子，他们自己也不禁有点要飞了。

那是兄弟俩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此后，每当他们谈起这件事来都觉得惊奇，为什么从前竟没有发现到思嘉的美丽。他们至今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来说明为啥思嘉偏偏决定要在那一天引起他们的注意。原来思嘉生成的不能容忍任何男人同别的女人相爱，因此她一看到英迪亚和斯图尔特在一起说话便觉得难受了，便有产生抢夺之心。她并不满足于单单占有斯图尔特，还要把布伦特也猎取过来，而且用一种特别巧妙的手腕把他们两人俘虏了。

如今他们兄弟双双坠入了她的情网，而英迪亚·威尔克斯和布伦特曾经半心半意追求过的那位来自洛夫乔伊的莱蒂·芒罗，都被远远地抛在九霄云外了。要是思嘉接受他们中的某一个时，那个落选的该如何，这个问题哥儿俩并没有想过。到了河边再过桥吧。目前他们对一位姑娘取得了相同的看法，这就十分满意了，因为他们之间并没有争风吃醋的。这种局面引起了邻居的兴趣，并叫他们的母亲非常恼怒——她是不喜欢思嘉的。

“要是那个小妖精挑上了你们俩的哪一个，那就够他受的了，”她说。“可万一她把你俩都选上呢，那时你们就搬到犹他州去做摩门教徒^①——我担心人家不会收你们……我惟一担心的是过不了多久，你们俩就会被这个两面三耳的绿眼小妖精给弄得迷迷糊糊，争风吃醋乃至用枪杆子互相残杀起来。不过，那么着倒也不坏。”

从演讲会那天起，斯图尔特每回看到英迪亚都觉得不自在。这不是因为英迪亚责备了他，或者在脸色姿态之中表示过她已经感到他突然改变原来的忠诚了。她这个非常贤惠的正派姑娘决不会这样做。可是斯图尔特跟她在在一起时总感到内疚不安。很不舒服。他清楚是自己设法让英迪亚爱上了他，也知道她现在仍然爱他，所以他内心深处隐隐觉得自己的行为不大像个男子汉。他仍然十分喜欢她，对她那种娴静的好的教养，她的学识和她所具有的各种高尚品质，他都十分敬佩。然而，活见鬼，一跟思嘉的光彩照人和千娇百媚比起来，她就只显得那么平淡无味与庸呆板了。你和英迪亚在一块时头脑永远清醒，而跟思嘉在一块就迥然不同。光凭这一点就足以叫一个男人掉魂，可是魅力就在这。

^① 摩门教是1830年创立于美国的一个教派，初期行一夫多妻制，但这里是讲的一妻多夫。

“那么，我们就到凯德·卡尔弗特家去吃晚饭。思嘉说过凯瑟琳已经从查尔斯顿回来了。大概她有什么我们还没听到的关于萨姆特要塞消息。”

“凯瑟琳才不知道的。我敢和你打赌，她甚至连要塞在海港里都不知道，哪里还知道那儿塞满了北方佬，后来被咱们全部轰走了。她惟一知道的就是舞会和她找来的那些情人。”

“得了，去听听她的那套胡说八道也挺有趣呀。况且那也是个藏身之处，可以让我们等母亲上床睡了再回家去。”

“噢，好极了！我喜欢凯瑟琳，她非常好玩，我也想打听打听卡罗·莱特和其他查尔斯顿人的消息；可是要再去跟她的北方佬继母坐在一起吃顿饭，那才真不想让我活了！”

“斯图，别对她太苛刻了。她还是一片好心的。”

“我并不是苛求她。我倒是可怜她，可是我不喜欢那种让我为她可怜的人。她在你周围忙来忙去，总想叫你感到舒服自在，可是她所做的和说的偏偏让你讨厌，她简直让我无法安定！她还把南方人叫成蛮子。她甚至跟妈这样说过。她恐惧南方人。我们每次去她家，她都像害怕得要死似的。她让我想起一只蹲在椅子上的瘦母鸡，瞪着两只又亮又呆板的害怕的眼睛，好像一听到谁有什么行动就要扇着翅膀咯咯地叫起来。”

“这个，你也不能怨她。你毕竟开枪打伤过凯德的腿嘛。”

“对，可那次是我喝多了，否则也不会干出那样的事来”，斯图尔特为自己争辩。“并且凯德自己从不怀恨。凯瑟琳和雷福德或者卡尔弗特先生也没有什么厌恶。就是那个北方佬继母，她却大声喊叫，说我是个蛮子，说文明人与没有文化的南方人在一起没有保证。”

“不过，你不能责备她。她是个北方佬，不知道礼貌，并且你毕竟打伤了她的继子呀。”

“呸！妈妈的，那也不能作为侮辱我的借口啊！你是妈妈的亲生孩子，可那次托尼·方丹打伤了你的腿，她发过怒吗？没有，她只请老方丹医生来给你包扎了一下，还问他托尼的枪法怎么了。你还记得那句话使托尼多么伤心吧？”

兄弟俩都哈哈大笑起来。

“妈可真了不起！”布伦特大加赞赏地说。“你可以永远指望她处事恰当，不让你在大伙的面前感到尴尬。”

“对，不过今晚我们回家时，她很可能要当着父亲和姐妹们的面让我们丢人呢。”斯图尔特闷闷不乐地说。“听我说，布伦特。我看这意味着我们别想到欧洲去了。你记得母亲说过，要是我们再被学校开除，让我们就别想参加欧洲大旅行了。”

“瞎，见鬼去吧！我们不管它，是否？欧洲有什么好玩的？我敢打赌，那